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會稽章學誠

申鄭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悞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寄其文辭記誦家精其攷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爲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疎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映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爲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製鴻編卽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爲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未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躄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

金匱之藏及世本謀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指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卽後世考據家之所尙也文卽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旣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序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卽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爲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二

爲者而爲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疎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已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謗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推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爲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旣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

不與世之尙論者同科豈故爲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行說
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
上區爲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
爲一史而學者悞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
爲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
設監集敝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悞
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章
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
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
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
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
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三

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
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
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
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
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
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
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
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
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易曰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
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爲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爲然哉班氏以
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

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眾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者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爲言詞譬若徧狙已冠服不與斡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者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卽器而明道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四

答客問中

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爲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容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爲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疎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徧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

也天下有此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至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爲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尙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旄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得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爲雷霆山岳其可乎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

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尙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爲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駟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豈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

音論而不求成功矣若夫比次之書則學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籩簋而糞土不可登簋籩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羣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爲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六

范蔚宗書爲正宗則集衆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旣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旣無所取而愚之爲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哀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爲鄉愿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哂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旣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

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
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
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
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
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
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
述先獵羣書以爲薪樞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
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
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
爲薪樞則辨同考異慎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元
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
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七

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
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夫漢帝春秋
年壽具於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

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徼行著於外傳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采

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

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徵於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范

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

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爲免圍

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

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

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以致學

者寧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

本非著作而彙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抉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鉅編不爲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鳥無日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爲是筌蹄嚆矢之工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八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己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

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己製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讓廟堂之禮典也或曰古人辭命草創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易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悖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歎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黜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歎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黜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慎矣今古聰敏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於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古人所謂本不甚深况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十

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間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脩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卽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強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審至再而後爲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寧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卽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刪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勝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於古人也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

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宐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

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卽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於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卽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詔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真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十一

浙江書局補刻

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卽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駭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記事本末之例以事爲經以人爲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闕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

於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紿城欲逃爲賊擒殺並非真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爲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爲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旣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碍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十一

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徇則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 唯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抃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刪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爲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振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

至有稱爲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今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爲張爲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爲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亦未善當云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於辭爲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十三

辭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複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卧床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旣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介帶何有嫌疑節母旣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

生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道如水雪肌膚剗成瘡疥不免愈濯愈痕癩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剗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栢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栢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疑將表松栢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江南舊家輒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歎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十四

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尙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悞聞以爲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尙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

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翁盧遵旣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屨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尙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惡矣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旣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十五

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尙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侈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固然也我

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

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

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旣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勲詳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歎惜但文昌徇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旂侈陳淮西功績則無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十六

是理矣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誌中敘

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摭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龔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勲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樞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廁鼠推微知著固智士

之相機搜聞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卽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十七

浙江書局補刻

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備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誠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閭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

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
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
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
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
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
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
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
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
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
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
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口文皆
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啟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
童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六

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
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
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
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
家不察其故悞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
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
終之峭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
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
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
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
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皮

濶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悞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浙東學術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戴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戴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尙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東人亦不甚以爲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爲

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子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少通義

內篇五

九

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尙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爲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爲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爲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卽三代之史耳丘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

命

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宋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極樁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
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
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
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
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爲事功戴山得之爲節義梨洲得之
爲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爲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
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
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爲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
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
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
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二

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整輯排
比謂之

史纂參互搜討謂
之史考皆非史學

婦學

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
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
祇以文藝爲學也然易訓正位乎內禮職婦功絲枲春秋傳稱賦
事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略可知矣男子弧
天女子
輦輓自有分別至於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
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

婦學之目德言容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嫻於經禮習於文章不
足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
偏於華采要其淵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壺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

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詩侯封婦學婉婉姆教垂於內則士歷覽大夫

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能稱文道故斐然有章若

乃盈滿之祚鄧曼諱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於乾元魯穆

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士師考終牖下妻

有諫文國殤魂返沙場鬢辭郊弔以至泉水愆流委宛賦懷歸之

什燕飛上下凄涼送歸媵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

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

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炎故事其為高皇彪炳當十倍於

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

率由故事初不為矜異也不學之人以溱洧諸詩為淫者自述因謂古之孺婦矢口成章勝於後之文人不知萬無此理詳辨其說於後此處未暇論也但婦學則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

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於職司文字流為著述古無私門著述說詳較警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通 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此指戰國先秦諸子家言以及西京漢元成

義 經史專 至於降為辭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此指西漢元成而下諸人而後及東京而

詩文集 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於間氣亦遂得以文辭偏著而為

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班固以謂利

祿之途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於農夫治田固

其理也婦人文字非其職業間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

風氣驚於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於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不區區於文藝間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為

識者所鄙婦女而驚聲名則非陰類矣

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長信之賦風雅正變雅指房中風指長信起於宮闈事

關國故史策載之其餘篇什寥寥傳者蓋寡藝文所錄約略可以

觀矣若夫樂府流傳聲詩則效木蘭征戎孔雀乖離以及陌上采

桑之篇山下蘼蕪之什四時白紵子夜芳香其聲擘以緩其節奏

浙江書局補刻

以麗則自爾漢古辭皆無名氏說於六朝雜擬並是騷客擬辭思人寄

與情雖託於兒女義實本於風人故其辭多駘宕不以男女酬答

為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類雖以貞潔自許然幽閒至於閨房

篇什間有所傳其人無論貞淫而措語俱有邊幅文君淫奔人也

而白頭止諷相如蔡炎失節婦也而鈔書懇辭十吏其他安常處

順及以貞節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止水穆若清風雖文藻出

於天嫺而範思不踰閫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

也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更無可疑

古今一理不應古人兒女矢口成章後世學士力追而終不逮也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登場終不

似閨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謂古人雖兒女子亦能矢口

成章因謂婦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妄疑古人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三

動止必先歌曲也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

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贊宵

小有時或至自朝俾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咏嘆之意體應如是

不為嫌也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男女之辭與

古人擬男女辭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真出男女之口毋論淫者與

無如此自暴即貞者亦萬無如此自褻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

是公卿大臣執贄請業大儒馬融從受漢書句讀可謂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專

門絕學家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即無所受爾又苻秦初建學

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粗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韋逞之

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即其家講堂置生員百二十八人隔絳幃

而受業賜宋氏爵號為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

獻盛於江左苻氏割據山東遺經絕業幸存世學家女非名公卿

所能強與聞也此二母者並是以婦人身行丈夫事蓋傳經述史

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炫耀驚流俗也卽如靖邊之有譙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亦千古所罕矣一則特開幕府辟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以爲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屬不可必欲天下婦人以是爲法非惟不可亦無是理也

晉人崇尚元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論者以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轉咎清談之滅禮教誠探本之論也

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其清言名理會心甚遙旣習儒風亦暢元旨方於士學如中行之失流爲狂簡者耳近於異端非近於媚優也非僅能調

五言七字自詡過於四德三從者也若其綺旋風光寒溫酬答描摩纖曲刻畫形似脂粉增其潤色標榜飾其虛聲晉人雖曰虛誕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三三

浙江書局補刻

如其見此挈妻子而逃矣

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實讀書知學故意思深遠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淺俗好

名者比也

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凋短什小篇傳

其高秀間有別出著作如宋尚宮之女論語侯鄭氏之女孝經雖

才識不免迂陋

欲作女訓不知學曹大家女誡之體而妄擬聖經等於七林設問于虛烏有

而趨向尙

近雅正藝林稱述恕其志足嘉爾

此皆古人婦學失傳故有志者所成不過如此李易安

之金石編摩管道昇之書畫精妙後世亦鮮有其儷矣然琳琅款

識惟資對勘於湖州筆墨精能亦藉觀摩於承旨未聞宰相子婦

得偕三舍論文

李易安與趙明誠集金石錄明誠方在太學故云爾翰林夫人可其九卿揮

塵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實千古大防凜然名義綱常何可誣

耶

蓋自唐宋以訖前明國制不廢女樂公卿入直則有翠袖薰爐官

司供張每見紅裙侑酒梧桐金井驛亭有秋感之緣蘭麝天香曲
江有春明之誓見於紀載蓋亦詐矣又前朝虐政凡縉紳籍沒波
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里其有妙兼色藝慧擅聲詩都士
大夫從而酬唱大抵情綿春草思遠秋楓投贈類於交遊殷勤通
於燕婉詩情濶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鼓鐘闔外其道固當然耳
且如聲詩盛於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
莫如李冶薛濤魚元機三人其他莫能並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
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簡自非儀之誠此亦其明徵矣

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
善藉辭矣而古人思君懷友多託男女殷情若詩人風刺邪淫文
代妓狂自述區分三種蹊徑略同品騰韻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
忠臣誼友隱躍存懇摯之誠諷惡嫉邪言外見憂傷之意自序說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放廢而詩之得失懸殊本旨不明而辭之工拙迥異離騷求女爲
真情則語無

倫次國風漆洧爲自述亦徑
直無味作爲擬託文情自深故無名男女之詩殆如太極陰陽之

理存諸天壤而智者見智仁者自見仁也名妓工詩亦通古義轉

以男女慕悅之實託於詩人溫厚之辭故其遣言雅而有則真而

不穢流傳千載得耀簡編不能以人廢也第立言有體婦異於男

比如薤露雖工惟施於挽郎爲稱權歌縱妙亦用於舟婦爲宜彼

之贈李和張所處應爾良家閨閣內言且不可閨門外唱酬此言

何爲而至耶自官妓革而閨閣不當有門外唱酬丈夫擬
爲男女之辭不可藉以爲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里雖非先王法制實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諸公何

妨小德出入故有功名匡濟之佐忠義氣節之流文章道德之儒

高尙隱逸之士往往閒情有寄著於簡編禁網所施亦不甚爲盛

德累也第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我

朝禮教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

官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

者矣其有流媚頰妓漁色售奸並下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職

生監並是行止雖吞舟有漏未必盡望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

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鐫詩稿未窺全集先閱標題或紀紅粉麗情

或著青樓唱和自命風流倜儻以謂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為

今之人苟於禁令未嫻更何論乎文墨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

生周之後以謂上古男女無別而竇亂人倫行同禽獸以謂古人

有然可乎名士詩集先自具枷杖供招雖謂未識字可矣

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為小慧小慧無識是為不才

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以纖佻輕薄為風雅雅者正也與惡俗

之俗纖佻鄙俚皆俗也鄙俚之俗猶無傷相反習染風氣謂

於世道人心纖佻之俗則風雅之罪入也以造飾標榜為聲名好

章氏遺書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三

之人未有炫耀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言矣夫佻

不佻者也蓬出於子矜古人所有矜標流於巾幗前代所無蓋實不足而爭

驚於名己非夫而藉人為重男子有志皆恥為之乃至誼絕絲蘿

禮殊授受輒以綵情綺靡之作託於斯文氣類之通因而聽甲乙

於臚傳求品題於月旦此則釵樓勾曲前代往往有之靜女閨姝

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為學略如男子之專藝而

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於德言容功德隱難名必如任姒之聖

功粗易舉讜議之類至其學之近於文者言容二事為最重也蓋

自家庭內則以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莫不習於禮容至於朝聘

喪祭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臨事何以成

文漢之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尚頗循生等為容者蓋以威儀進止

非徒謂說所能盡也是婦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也但觀傳載敬姜之言森然禮也法豈後世經師大儒所能及至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

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善

辭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但觀春秋婦人乃知古之婦學必由禮而通詩非禮不知容六藝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論易之類後世婦學失傳其

秀穎而知文者方自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

有學學必以禮為本舍其本業而妄託於詩而詩又非古人之所

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即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

失出疆之贊矣何足徵婦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

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

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真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

土然無行文人學本淺陋真知學者不難窺破何至為所惑哉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三六

德者非惡才也正謂小有才而不知學乃為矜節驚名轉不如村姬田姬不致貽笑於大方也

飾時髦之中駟為閨閣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或譽過其實不過或改飾其文不過

憐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嗚呼己方以為才而炫之人

且以為色而憐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趨之

愚之愚矣女子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於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

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婦學篇書後

婦學之篇所以救頽風維世教飭倫紀別人禽蓋有所不得已而

為之非好辨也說者謂解詩與朱子異指違於

功令不知諸經參取古義未始非

功令也蓋以情理言之蚩氓婦豎矢口成章遠出後世文人之上

古今不應若是懸殊且兩漢之去春秋近於今日之去兩漢漢人

詩文存於今者無不高古渾樸人遂疑漢世人才遠勝後代然觀金石諸編漢人文辭不著竹素而以金石傳後代者其中實多蕪蔓冗關與近人不能文者未始懸殊可知漢人不盡能文傳者特其尤害者耳三代傳文當亦如是必謂彼時婦豎矢音皆足以垂經訓豈理也哉朱子之解初不過自存一說宜若無大害也而近日不學之徒援據以誘無知士女踰閑蕩檢無復人禽之分則解詩之悞何異悞解金滕而啟居攝悞解周禮而啟青苗朱子豈知流禍至於斯極耶當日與朱子辨難者亦不知流禍之至斯極也從來詩貴風雅唐唐宋詩話論詩雖至淺近不過較論工拙比擬字句爲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三七

浙江書局補刻

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或曰詩序誠不可盡廢矣顧謂古之氓庶不應能詩則如役者之謠輿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辭至今誦之豈傳記之誣歟答曰此當日諺語非復雅言正如先儒所謂殷盤周誥因於土俗歷時久遠轉爲古奧故其辭多奇崛非如風詩和平莊雅出於文學士者亦如典謨之文雖歷久而無難於誦識也以風詩之和雅與民俗之謠諺絕然不同益知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諷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則風趣之說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誅者也至於古人婦學雖異丈夫然於禮陶樂淑則上自王公后妃下及民間俊秀男女無不相服習也蓋四德之中非禮不能爲容非詩不能爲言詩教故通於樂故關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婦無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學廢而儒多師說之歧婦學廢而士少齊家之效師說歧而異端得亂其

教自古以爲病矣若夫婦學之廢人謂家政不甚修耳豈知千載而後乃有不學之徒創爲風趣之說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昔歐陽氏病佛教之蔓延則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氣本論所爲作也今不學之徒以邪說蠱惑閨閣亦惟婦學不修故閨閣易爲惑也婦人雖有非儀之誠至於執禮通詩則如日用飲食不可斯須去也或以婦職絲枲中饋文辭非所當先則又過矣夫聰明秀慧天之賦界初不擇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華山川之有珠玉雖聖人未嘗不寶貴也豈可遏抑正當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質樸但使粗明內教不陷過失而已如其秀慧通書必且因其所通申明詩禮淵源進以古人大體班姬韋母何必去人遠哉夫以班姬韋母爲師其視不學之徒直妄人爾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三

浙江書局補刻

詩話

詩話之原本於鍾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啟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

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

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論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

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

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

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

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榮本事詩出亦本詩乃使人知國史敘

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於史部之傳記矣問或

詮釋名物則詩話而通於經部之小學矣爾雅訓詁類也或泛述聞見則

詩話而通於子部之雜家矣此二條宋人以後較多雖書旨不一其端而大

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詩教有益而已矣

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為之不易故降而為詩話沿

流忘源為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猶之訓詁與子史專家

子指上章雜家史指上章傳記為之不易故降而為說部沿流忘源為說部者不

復知專家之初意也詩話說部之末流糾紛而不可犁別學術不

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蔽矣

宋儒講學躬行實踐不易為也風氣所趨撰語錄以主奴朱陸則

盡人可能也論文考藝淵源流別不易知也好名之習作詩話以

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五 浙江書局影刻

黨伐同異則盡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學如能名家即自成著述矣入趨風

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可危也

說部流弊至於誣善黨奸詭名託姓前人所論如龍城錄碧雲駢

之類蓋亦不可勝數史家所以有別擇稗野之道也事有紀載可

以互證而文則惟意之所予奪詩話之不可憑或甚於說部也

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為世

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惡不過文人相輕之氣習公論久而自

定其患未足憂也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

人於禽獸之域也其機甚深其術甚狡而其禍患將有不可勝言

者名義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嚴其辨也

小說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雖古人亦所不廢然俚野多不足

憑大約事雜鬼神報兼恩怨洞冥拾遺之篇搜神靈異之部六代

以降家自爲書唐人乃有單篇別爲傳奇一類專書一事始末大不復比類爲書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託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艷諸篇也宋元以降則廣爲演義譜爲詞曲遂使瞽史絃誦優伶登場無分雅俗男女莫不聲色耳目蓋自稗官見於漢志歷三變而盡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說歌曲傳奇演義之流其敘男女也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絕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無學識女子解文墨而闇禮教者皆以傳奇之才子佳人爲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爲詩話者又卽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學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爲小人而無忌憚矣何章氏遺書

卷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浙江書局補刻

所不至哉

外篇一

方志立三書議

州縣請立志科議

地志統部

和州志 皇言紀序例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章氏遺言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 目錄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和州志政略序例

和州志列傳總論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和州文徵序例

文史通義卷第七

外篇二

永清縣志

皇言紀序例

永清縣志 恩澤紀序例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目錄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文史通義卷第八

外篇三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

修志十議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覆崔荊州書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爲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目錄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書武功志後

書朝邑志後

書吳郡志後

書姑蘇志後

書灤志後

書靈壽縣志後

外篇一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志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為三書者今忽析而為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檣杙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志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為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

或曰封建罷為郡縣今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為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

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然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証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

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爲一矣其中辭命卽訓誥之遺

秦晉乃附侯國之書

也所徵典實卽貢範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秦晉乃附侯國之書而春秋託

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爲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尙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

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二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旣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雲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羲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爲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爲神物以前民用羲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治歷明時同爲一朝之創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歷授時爲政典而占時卜日爲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爲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

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爲極矣然以爲賤而使與冠履弁合爲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爲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爲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悞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爲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牘皆不可用然捨是二者則無所以爲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卽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或曰志旣取簿牘以爲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爲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

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則別刪掌故以輔志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道矣今必別撰一書爲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復約略言志旣倣史體而爲之則詩文有關於

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爲藝文志是采文鑑可合宋史爲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爲一書矣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

表

外篇一

四

或曰選事倣於蕭梁繼之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鑑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旣取經要之篇入紀傳矣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別爲一書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曰旣已別爲一書義例自可稍寬卽文鑑文類大旨在於證史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名筆佳章人所同好卽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詩教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志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其有用而慎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義卽此已爲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藝文猶嫌其隘矣不爲專輯一書以明三家之學進退皆失所

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教之篇矣今復約略言之書曰詩言志古無私門之著述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經史傳記學論撰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爲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倣選例而爲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爲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尙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爲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強爲之故其道亦章氏遺書

卷六

文獻通義

外篇一

五

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貢者猶欲於滎澤陶邱濟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鑑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演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卽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爲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尙書而尙書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爲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鑑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轉得尙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爲受以剝剝窮所爲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爲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爲丹砂卽其理矣此說別有專篇

討論不具詳也此乃附論

或曰子修方志更於三書之外別有叢談一書何爲邪曰此徵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爲約取地既約取矣博覽所餘攔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何邪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前人修志則常以此類附於志後或稱餘編或稱雜志彼於書之例義未見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無傷也既立三家之學以著三部之書則義無可借不如別著一編爲得所矣漢志所謂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云爾

州縣請立志科議

鄙人少長貧困筆墨于人屢膺志乘之聘閱歷志事多矣其間評騭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蓋嘗許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質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六

因體立裁至於立法開先善規防後既非職業所及嫌爲出位之謀間或清燕談天輒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懷闕如然定法旣不爲一時則立說亦何妨俟後是以願終言之以待知者擇焉按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楚檇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成書豈無所藉蓋嘗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悉也司會旣於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黨正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閭胥比眾書其敬敏任恤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訓方掌導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形方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各掌山林川澤之名辨物與其利害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旨是於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倫亦已鉅細無遺矣至

於行人之獻五書職方之聚圖籍太師之陳風詩則其建之於上
者也蓋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備斯制度愈精三
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詳於下郡縣異於封建方志不復視古
國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則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書無官守制度
而聽人之自爲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爲典要勢使然也夫文章
視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無三代之遺制三代以後
之政事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
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
乎朝廷猶三代比閭族黨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國則由長帥正伯
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尙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
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猶三代比閭族黨長卒正伯之
遺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七

乃州縣掌故因事爲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縣紀
載並無專人典守大義闕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
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
志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史官采風自下州縣志乘如是將憑何者
爲筆削資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
史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
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
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
散而難稽傳誌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志取其裁而方志
之中則統部取於諸府諸府取於州縣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則
州縣志書下爲譜牒傳志持平上爲部府徵信實朝史之要刪也
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州縣侍有史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

考獻徵文州縣僅恃狼濫無法之志乘曾何足以當史官之采擇乎州縣掣要之籍既不足觀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誌而不復問之州縣矣夫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六部不由州縣而直問於民間庸有當歟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難乎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無三代之官守典籍卽無三代之文章苟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後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而官司掌故不爲史氏備其法制焉斯則三代以後離實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今天下大計旣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八

師三代之遺意也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辨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史中特立志科僉典史之精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爲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爲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爲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然則立爲成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略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誌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采取公論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異著詩辭文筆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錄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學廟祠宇堤堰橋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銘金刻石紀事摘辭必呈

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賓興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櫃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誌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啟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采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爲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慎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覈實可也夫禮樂與政事相爲表裏者也學士討論禮樂必詢器數於宗祝考音節於工師乃爲文章不託於空言也令史案牘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猶禮之有宗祝器數樂之有工師音節也苟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與夫工師音節則是無質之文不可用也獨於史氏之業不爲立法無弊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

或曰州縣旣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由州縣而達乎史官其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九

浙江書局補刻

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府與布政使司可不過而問歟曰州縣奉行不實司府必當以條察也至於志科旣約六科案牘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約州縣志科之要以爲府志取裁司吏必約府科之要以爲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並蓄參互考求可以稽州縣志科之實否也至於統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縣志科之於其官長師儒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詳其始末存於科也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錄如州縣可也此則府志科吏不特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爲其司與府者不容略也或曰是於史事誠有裨矣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令史案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於濕蠹者焉有好吏無法而竄竊更改者焉

如者錄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不
也譜牒不掌於官亦今古異宜天下門族之繁不能悉覈於京
曹也然祠襲爭奪則有訟焉產業繼嗣則有訟焉冒姓占籍降服
歸宗則有訟焉昏姻違律則有訟焉戶役隱漏則有訟焉或譜牒
遺失或奸徒僞撰臨時炫惑叢弊滋焉平日凡有譜牒悉呈其副
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又不尠也古無私門之
著述蓋自戰國以還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隸於官守則
人不勝自用之私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
晚近文集傳誌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蹟亂紀載熒惑清議
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苟於論定成編之業必呈副於志科而
學校師儒從公討論則地近而易於質實時近而不能託於傳聞
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殆不可以勝計也故曰文
章氏遺書

卷六

文申海義

外篇一

十

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

地志統部

陽湖洪編修亮吉嘗撰輯乾隆府廳州縣志其分部乃用一統志
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余於十年前訪洪君於其家謂此
書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因歷言今制分部與
初制異者以明例義洪君意未然也近見其所刻卷施閣文集內
有與章進士書繁稱博引痛駁分部之說余終不敢爲然又其所
辦多余向所已剖不當復云云者則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憶矣
因疏別其說存示子弟明其所見然耳不敢謂已說之必是也
統部之制封建之世則有方伯郡縣之世則自漢分十三部州六
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統部之官雖有都督總管諸名而建府無常
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不得統部之說至以禹貢九州畫分郡

職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雖官制統轄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雖亦分路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爲主故又稱行省而明改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統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連四字爲言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爲省人情樂趨簡便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止稱爲省沿習既久往往見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我

朝布政使司仍明舊制而沿習稱省亦仍明舊此如漢制子弟封國頒爵爲王而詔誥章奏乃稱爲諸侯王當時本非諸侯則亦狗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盡如明舊故正名自當爲布政使司百餘年來因時制宜名稱雖沿明故而體制與明漸殊今洪君書以乾隆爲名則循名責實必當稱部院而不當稱布政使司矣蓋初制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十一

巡撫無專地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而順天應天間設巡撫順天之外又有正定應天之外又有鳳陽諸撫不似今之統轄全部自有專地此當稱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撫無專官故康熙以前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則二品副都御史則三品僉都御史則四品今則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畫一制度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此當稱部院者二也學差關部皆有京職去其京職卽無其官矣今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雖故事相沿未有不兼銜者但既有應否之請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按會典品級考諸書已列巡撫爲從二品注云加侍郎銜正二則巡撫雖不兼京銜已有一定階級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軍知縣事雖有京銜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此當稱部院者三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戎政爲總督專司而巡撫亦有標兵

固無論矣壇廟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撫主祭則當稱部院者四也賓興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而今用巡撫關防此當稱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內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內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歸一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其職任與前異故上自

詔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撫爲封疆而不曰軺使皆謂布政之司爲錢穀總漕按察之司爲刑名總漕而不以布政使爲封疆此尤準時立制必當稱部院者六也督撫雖同曰封疆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蓋兵部堂官雖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爲主者也巡撫頭銜則稱部院蓋都察院堂官雖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爲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而斷無不隸巡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七

撫之府州縣也如河南山東山西有巡撫而無總督巡撫不必兼總督銜直隸四川甘肅有總督而無巡撫則總督必兼巡撫銜督撫事權相等何以有督無撫督必兼撫銜哉正以巡撫部院畫一職方制度並非無端多此兼銜此尤生今之時宜達今之體制其必當稱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會典則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計戶部奏銷禮部會試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蓋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撫實止十五總督兼缺有三故江蘇部院相沿稱江蘇省久矣蘇松布政使司與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聞公私文告有蘇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見分部制度今日萬萬不當稱使司必當稱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爲地方正主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爲二五矣如洪君說則其所爲府廳州縣

之稱亦不當也。府州縣固自有印鑾，乃直隸同知止有關防而無印也。同知分知府印而關防可領職方，巡撫分都察院印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謂今制督撫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州雖領郡而漢志仍以郡國爲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間，此比不甚親切。今制惟江蘇一部院有兩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卽部院所治，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然卽洪君所言則闕氏十三州志自有專書，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此當稱部院者十也。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賓主間耳，其稍尊者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自後臺權漸重，三司奉行臺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計典奏銷賓興祭祀皆布政使專主，故爲統部長官，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我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朝百餘年來職掌制度逐漸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分治錢穀刑名同爲部院屬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一切大政大典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歷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統部之當稱使司與改稱部院乃轉無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習便而稱直省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卽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律令典例

詔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稱，惟一統志尚沿舊例稱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旣以乾隆名志豈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時事乎。或曰統志乃館閣書，洪君遵

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謂統志初例已定，其後相沿未及改耳。

初例本當以司爲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爲部院者以漸而更，非有一旦創

新之舉故館閣不及改也。私門自著例以緩起正爲制度云然，且

余所辨不盡爲洪君書也今之爲古文辭者於統部稱謂亦曰諸省或曰某省棄現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稱於古蓋未之聞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無使司之稱彼時理必則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爲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於古文辭有當稱統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節文稱某部流俗或云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節文則曰諸部某某等部庶幾名正爲言順耳使非今日制度則必曰使司或節文稱司未爲不可其稱省則不可行也或云

詔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爲辭語故無傷非古文書事例也且如

詔旨章奏文移稱布政爲藩按察爲臬府州縣長爲守牧令辭語故無害也史文無此例矣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十四

和州志 皇言紀序例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鄭氏注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檇杙是也書其令謂書王命以授使者是也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鄉吏孔氏疏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內六卿天子自治則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國以其國制自爲春秋列國之史總名然而四方之書必隸外史書令所出奉爲典章則古者國別爲書而簡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歲首必書土正而

韓宣子聘魯得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是蓋書在四方則入而

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國亦自外史頒而出之故事有專官而書有定制天下所以協於同文之治也竊意周官之治列國史記必有

成法受於王朝如鄉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袤至晉楚

之史自以乘輿檮杌名書乃周衰官失列國自擅之制歟司馬遷
侯國世家亦存國別爲書之義而孝武三王之篇詳書詔策冠於
篇首王言絲綸史家所重有由來矣後代方州之書編次失倫體
要無當而朝廷詔誥或入藝文篇首標紀或載沿革又或以州縣
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見四方之志者闕然無所
考見是固編摩之業世久失傳然亦外史專官秦漢以來未有識
職故也夫封建之世國別爲史然篇首尙重王正之書郡縣受治
守令承奉詔條一如古者畿內鄉黨州閭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嘗
特立專條宋元明州縣志書今可見者迨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講
於春秋之義也今哀錄州中所有恭編爲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十五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蓋贊
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後政有得失太宰存
其綱紀而御史指數其人以贊之則百工敘而庶績熙也後代官
儀之篇考選之格漢官儀唐六典梁
選簿隋官序錄代有成書而官職姓名浩繁

莫紀則是有太宰之綱紀而無御史之數從政者也班固百官公
卿表猶存古意其篇首敘官則太宰六典之遺也其後表職官姓
氏則御史數從政之遺也范陳而後斯風渺矣至於唐書宋史乃
有宰相年表然亦無暇旁及卿尹諸官非惟史臣思慮有所未周
抑史籍猥繁其勢亦難概舉也至於嗜古之士掇輯品令聯綴姓
名職官故事之書一朝以還於斯爲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
猥瑣之編難登史志則記載無法而編次失倫前史不得不職其
咎也夫百職卿尹中朝敘官方州守令外史記載周官御史數從

政之士則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謂分職受事必有其書以歸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廳壁題名之記蓋亦敘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蒐羅金石詳定碑碣莫得而知則未嘗勒爲專書之故也宋元以來至於近代方州之書頗記任人名氏然猥瑣無文如閩縣令署役卯簿則亦非班史年經月緯之遺也或編次爲表者序錄不詳品秩無次或限於尺幅其有官階稍多沿革異制卽文武分編或府州別記以趨苟簡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級之遺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周知然遺編具存他說互見不爲博采旁搜徒託闕文之義是又不可語於稽古之功者也今折衷諸家考次前後上始漢代迄於今茲勒爲一表疑者闕之後之覽者得以詳焉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六

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興一鄉之賢能獻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甚盛典也漢制孝廉茂才力田賢良之舉蓋以古者鄉黨州閭之遺當時賢書典籍辟舉掌故未可專書則以科條爲繁興替人文散見紀傳潛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僑選士不土著學不專業鄉舉里選勢漸難行至於隋氏一以文學詞章創爲進士之舉有唐以來於斯爲盛選舉旣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於是文學之士蒐羅典章采摭聞見識大識小並有成書傳記故事雜以俳諧而選舉之書蓋哀然與柱下所藏等矣撰著旣繁條貫義例未能一轍就求其指略有三門若晁迥進士編勅陸深科場條貫之屬律例功令之書也姚康樂史科第錄姚康十六卷李奕洪适登科記李奕二卷七題名記傳之類也王定保唐摭言錢明逸宋衣冠盛事種野雜記之屬也史臣采輯掌

故編於書志裁擇人事次入列傳一代浩繁義例嚴謹其筆削之餘等於棄土之直吐果之核而陳編猥瑣雜

牘短書不

能傳世行遠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獻於王而登之天府者

闕焉不備是以方州之書不遵鄉大夫慎重賢書之制記載無法

條貫未明之咎也近代頗有考定方州自爲一書者若樂史江南

登科記張朝瑞南國賢書陳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類萃一方

掌故惜未見之天下通行而州縣志書編次科目表列舉貢前明

以來頗存其例較之宋元州郡之書可謂寸有所長者矣特其體

例未純紀載無法不熟年經事緯之例亦有表例者舉貢採猥

雜成書甚者附載事蹟表傳不分此則相率成風未可悉數其謬

者也論辨詳列傳第一一篇總論內今據史志之文先詳制度後列題名以世相

次起於唐代訖於今茲爲選舉表其封蔭辟舉不一紀以年者附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十七

其後云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司馬遷以五帝繫

牒尙書集世記爲三代世表氏族淵源有自來矣班固以還不載

譜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潘夫論小杜預世族之譜春秋釋例則治

經著論別有專長義盡而止不復更求譜學也自魏晉以降迄乎

六朝族望漸崇學士大夫輒推太史世家之意自爲家傳其命名

之別若王肅家傳虞覽家記范汪世傳明察世錄陸煦家史陸史

卷之屬並於譜牒之外勒爲專書以俟採錄者也至於摯虞昭穆

記王儉百家譜以及何氏苑賈氏要狀賈希鑑氏族要狀十五卷諸編則總

彙羣倫編分類次上者可裨史乘下或流入類書其別甚廣不可

不辨也族屬既嚴郡望愈重劉氏隴西李以太原王氏

遷洛則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並居河南洛陽而中國
人士各第門閥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縣姓撰爲譜錄齊梁之間

斯風益盛郡譜州牒並有專書若王儉王僧孺之所著錄

王儉諸州譜十

二卷王僧孺十州譜七百卷冀州姓族揚州譜鈔之屬不可勝紀俱以州郡繫

其世望者也唐劉知幾討論史志以謂族譜之書允宜入史其後

歐陽唐書撰爲宰相世系頌清門鉅族但不爲宰相者時有所遺

至鄭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畧其敘例之文發明譜學所繫推原史

家不得師承之故蓋嘗慨切言之而後人修史不師其法是亦史

部之闕典也古者瞽矇誦詩并誦世系以戒勸人君國語所謂教

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者是也然則奠系之屬掌於小史誦於瞽矇

先王所重蓋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當時州閭族黨之長屬民讀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五八

法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藝而獻書於王則其系世之屬必有成
數以集上於小史可知也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國比國斯有
天下家牒不修則國之掌故何所資而爲之徵信耶易曰天與火
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物之大者莫過於人人之重者莫重於族
記傳之別或及蟲魚地理之書必徵土產而於先王錫土分姓所
以重人類而明倫敘者闕焉無聞非所以明大通之義也且譜牒
之書藏之於家易於散亂盡入國史又懼繁多是則方州之志考
定成編可以領諸家之總而備國史之要刪亦載筆之不可不知
所務者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奠繫世之掌於小史與民數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杜子春曰奠

繫世爲帝繫諸侯卿大夫止本之屬然則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繫

不隸小史可知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眾寡二年以大比與一鄉之賢能夫夫家眾寡卽上大司徒之民數其賢能爲卿大夫之選又可知也民賤故僅登戶口眾寡之數卿大夫貴則詳系世之牒理勢之自然也後代史志詳書戶口而譜系之作無聞則是有小民而無卿大夫也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鄭氏注百姓爲羣臣之父子兄弟見司馬遷五帝本紀注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是卽周官小史奠系之權輿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近代州縣之志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至於世牒之書闕而不議則是重喬木而輕世家也且夫國史不錄州志不載譜系之法不掌於官則家自爲書人自爲說子孫或過譽其祖父是非或頗謬於國史其不肖者流或謬托賢哲或私壽宗譜以僞亂眞悠謬恍惚不可勝言其清門華胄則門閥相矜私立名字若江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十九

左王謝諸家但有官勳卽標列傳史臣含毫莫能裁斷以至李必隴西劉必沛國但求資望不問從來則有譜之弊不如無譜史志闕畧蓋亦前人之過也夫以司府領州縣以州縣領世族以世族率齊民天下大計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譜系僅錄宰相彼一代浩繁出於計之無如何耳方州之書登其科甲仕宦則固成周鄉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今倣周官遺意特表氏族其便蓋有十焉一則史權不散私門之書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則譜法畫一私譜凡例未純可以參取其便二也一則清濁分塗非其族類不能依託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則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屬可稽非其籍者無難勾檢其便四也一則昭穆親疎秩然有敘或先賢奉祀之生或絕嗣嗣續之議爭爲人後其訟易平其便五也一則祖系分明或自他邦遷至或後遷他邦世表編於州志

其他州縣或有譜牒散亡可以借此證彼其便六也一則改姓易氏其時世前後及其所改之故明著於書庶幾婚姻有辨且修明譜學者得以考厥由來其便七也一則世系蟬聯修門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譜有書而德行道藝列傳無錄沒世不稱志士所恥是文無增損義兼勸懲其便八也一則地望著重坊表都里不爲虛設其便九也一則徵文考獻館閣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則修而明之可以推於諸府州縣不特一州之志已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夫網羅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後有網羅者也表章潛隱是先有潛隱而後有表章者也陳壽蜀志列傳殿以揚戲之讚常璩華陽序志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時而窮也故以讚序名字存其大畧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僅存之故是亦史氏闕文之舊例也和州在唐宋爲望郡而文獻之徵不少概見至於家譜世牒寥寥無聞詢之故老則云明季乙亥寇變圖書燬於兵燹今州境之人士皆當日僅存倖免者之曾若元也所聞所傳聞者不過五世七世而止不復能遠溯也傳世旣未久遠子姓亦無繁多故譜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則出私劄筆記之屬體例未定難爲典則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來余於是爲之慨然歎焉夫家譜簡帙輕於州志兵燹之後家譜無存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鸞與萬歷中知州康誥所修之州志爲時更久而其書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門難保之明徵也及今而不急爲之所則併此區區者後亦莫之徵矣且吾觀唐書宰相世系列其先世有及梁陳者矣有及元魏後周者矣不復更溯奕葉而上則史牒闕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則錄其所可考而畧其

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謂焉每姓推所自出備稽古之資也
詳入籍之世代定州畧也科甲仕宦爲目而貢監生員與封君及
貴授空階皆與焉從其類也無科甲仕宦而僅有生員及貴授空
階不爲立表定主賓輕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齊民則
及分支之人而止不復列其子若孫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若皆
列之是與版圖之籍無異也雖有科甲仕宦而無譜者闕之嚴訛
濫之防也正貢亦爲科甲微秩亦爲仕宦不復分其資級以文獻
無徵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是未濟之義也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圖譜之學古有專門鄭氏樵論之詳矣司馬遷爲史獨取旁行斜
上之遺列爲十表而不取象魏懸法之掌列爲諸圖於是後史相
承表志愈繁圖經浸失好古之士載考陳編口誦其辭目迷其象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五

是亦載筆之通弊斯文之闕典也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志於
三代遺文而於圖譜一篇旣明其用又推後代失所依據之故本
於班固收書遺圖亦旣感慨言之矣然鄭氏之意祇爲著錄諸家
不立圖譜專門故欲別爲一錄以輔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實未
嘗深考圖學失傳由於司馬遷有表無圖遂使後人修史不知採
錄故其自爲通志紀傳譜略諸體具備而形勢名象亦未爲圖以
此而議班氏豈所謂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爲得者非耶夫圖譜之
用相爲表裏周譜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
司馬遷採摭爲表故也象魏之藏旣失而形名制度方圓曲直今
不可知以司馬遷未列爲圖故也然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
削明矣圖之遠者姑弗具論自三輔黃圖洛陽宮殿圖以來都邑
之簿代有成書後代蒐羅百不存一鄭氏獨具心裁立爲專錄以

謂有其舉之莫或廢矣然今按以鄭氏所收其遺亡散失與前傳所著未始逕庭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者尤重而繫於著錄之部次者猶輕又明矣躡屨之微或資博雅鹵簿之屬或者威儀前人並有圖書蓋亦繁富史臣識其經要未遑悉入編摩鄭氏列爲專錄使有所考但求本書可也至於方州形勢天下大計不於表志之間列爲專部使讀其書者乃若冥行拋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譜圖象譜牒易與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記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夫謂之繫辭屬辭者明乎文辭從其後也然則圖象爲無言之史譜牒爲無文之書相輔而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况州郡圖經尤前人之所重耶

或曰學者亦知圖象之用大矣第辭可傳習而圖不可以誦讀故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書具存而圖不可考也其勢然也雖然非知言也夫圖不可誦則表亦非有文辭者也表著於史而圖不入編此其所以亡失也雖圖之不可傳者有二一則爭於繪事之工也以古人專門藝事自以名家實無當於大經大法若郭璞山海經圖贊贊存圖亡今觀贊文有類雕龍之工則知圖繪殆亦畫虎之技也一則同乎髣髴之微也近代方州之志繪爲圖象廁於序例之間不立專門但綴名勝以爲一書之標識而實無當於古人圖譜之學也夫爭於繪事則藝術無當於史裁而廁於弁髦則書肆苟爲標幟以爲市易之道皆不可語於史學之精微也古人有專門之學卽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卽有專門之體例旁行斜上標分子注譜牒之體例也開方計里推表山川輿圖之體例也圖不詳而繫之以說說不顯而實之以圖互著之義也文省而事無所晦形著而言有所

歸述作之則也亥豕不得淆其傳筆削無能損其質久遠之業也
要使不履其地不深於文者依檢其圖洞如觀火是又通方之道
也夫天官河渠圖而八書可以六地理溝洫圖而十志可以八然
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輿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况
夫方州之書微名辨物尤宜詳瞻無遺庶幾一家之作而乃流連
景物附會名勝以爲丹青末藝之觀耶其亦不講於古人所以左
圖右史之義也夫

圖不能不繫之說而說之詳者卽同於書圖之名不亦綴歟曰非
綴也體有所專意亦有所重也古人書有專名篇有專義辭之出
入非所計而名實賓主之際作者所謂竊取其義焉耳且吾見前
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漢書百官公卿表不必皆旁行斜上之
文也有志似乎表者矣漢書律歷志排不必皆比事屬辭之例也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浙江書局補刻

三輔黃圖今亡其書矣其見於他說所稱引則其辭也遁甲通統
之圖今存其說猶華黍由庚之有其義耳雖一尺之圖繫以尋丈
之說可也旣曰圖矣統謂之圖可也圖又以類相次不亦繁歟曰
非繁也圖之有類別猶書之有篇名也以圖附書則義不顯分圖
而繫之以說義斯顯也若

皇朝明史律歷志於儀象推步皆繪爲圖蓋前人所未有矣當時
史臣未嘗別立爲圖故不列專門事各有所宜也今州志分圖爲
四一曰輿地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皆取其有關經要而
規方形勢所必需者詳繫之說而次諸紀表之後用備一家之學
而發其例於首簡云爾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自畫土制貢創於夏書任土授職載師物地事及授地職詳於周禮而田賦

之書專司之掌有由來矣班氏約取洪範八政裁爲食貨之篇後
史相仍者爲圭臬然而司農圖籍會稽簿錄填委架閣不可勝窮
於是酌取一代之中以爲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縮總計略存史
氏要刪計臣章奏使讀者觀書可以自得則亦其勢然也若李吉
甫韋處厚所爲國計之簿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十卷韋處厚太和國計二十卷
丁謂田况所
爲會計之錄田况景德會計錄六卷則倣周官司會所貳書契版
圖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會要則掌故彙編其
中首重食貨義取綜核事該古今至於麻縷之微銖兩之細不復
委折求盡也趙過均田之議李翱平賦之書則公牘私論各抒所
見惟以一時利病求所折衷非復史氏記實之法也夫令史簿錄
猥瑣無文不能傳世行遠文學掌故博綜大要莫能深鑒隱微此
田賦之所以難明而成書之所以難覩者也古者財賦之事征於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司徒

戴師屬大司徒

會於太宰

司會屬太宰

太宰制三十年爲通九式均節九

賦自祭祀賓客之大以至芻秣匪頒之細俱有定數以其所出準
之以其所入雖欲於定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無由此財賦所以

貴薄正之法也自唐變租庸調而爲兩稅明又變兩稅而爲一條

鞭法勢趨簡便令無苛擾亦度時揆勢可謂得所權宜者矣然而

存留供億諸費土貢方物等目僉差募運之資總括畢輸便於民

間使無紛擾可也有司文牘令史簿籍自當具錄舊有欵目明著

功令所以併省之由然後折以時之法度庶幾計司職守與編戶

齊民皆曉然於制有變更數無增損也文移日趨簡省而案牘久

遠無徵但存當時總括之數不爲條列諸科則遇禁綱稍弛官吏

不飭於法或至增飾名目扣配均輸以爲合於古者惟正之貢孰

從而議其非制耶夫變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緣法以爲奸文案之

勢或不能備圖史所以爲經國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勝獨州縣志書方隅有限可以條別諸目瑣屑無遺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自有明以來外志紀載率皆猥陋無法至於田賦之事以謂吏胥簿籍總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遂據見行案牘一例通編不復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無當誰能賞其華美者乎明代條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舊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鸞州志而止當時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盡削舊條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門論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自當採入本書如班書敘次量錯貴粟之奏入食貨志賈讓治河之策入溝洫志庶使事顯文明學歸有用否則裁入本人列傳使人參互考求亦趙充國屯田諸議之成法也近代志家類皆截去文詞別編爲藝文志而本門事實及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本人行業轉使擴落無材豈志日大書專門特標義例積成卷軸乃等於匏瓜之懸仰而不食者耶康誥舊志略窺此風後來秉筆諸家毅然刪去一而至再無復挽回可爲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遺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後具錄顛末編次爲書其康誥均田之議實有當於田賦利病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皆採錄之次於諸條之後兼或採入列傳互相發明疑者闕之後之覽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爲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衡業皆出於官師之掌故道藝於此焉齊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同文爲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卽守官而存師

法者也不爲官師職業所存是爲非法雖孔子言禮必訪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隸於職司於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爲二以致人自爲書家自爲說蓋泛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

六經皆屬掌故如易藏太卜詩在太師之類

書旣散在天下無所統宗於

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爲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爲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爲七略別錄之書而已故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云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失而爲某事之敝條宣究極隱括無遺學者苟能循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詖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趨之莫或歧也言語文章胥歸識職則師法可復而古學可興豈不盛哉韓氏愈曰辨古書之正僞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夫欲辨古書正僞以幾於知言幾於多聞擇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後悉流別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劉氏著錄所以爲學術絕續之幾也不能究官師之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廢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然而涉獵之士方且炫博綜之才索隱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見以爲區區著錄之文校讐之業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爲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物理巫祝交神各守

成書以布治法卽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

詩書之文也可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爲

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卽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七篇爲春官之典籍可馬法百五十篇爲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卽以官秩爲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漏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爲七略爾其云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爲言猶疑辭也欲入深思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爲七略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於當世施行其文雖連綴而指趨可約也其說雖譎詭而駁雜不出也故老莊申韓名墨縱橫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於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魏晉之間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七

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爲榮華詩賦章表銘箴頌誄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衰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於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旣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刪略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繼乃積漸相沿後學傳爲津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抄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宮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爲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旣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強編甲乙而欲執七略之

舊法部未也之文章比於柄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若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七略以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別立史部名家者流墨數家者後代不復有其書矣以謂七略之勢不得不變而為四部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

之故著為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繫魏文帝撰徐陳應劉之文都為一集摯虞作文章流別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覽類書之始也專門

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荀勗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王儉阮孝緒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而文集自為專

門類書列於諸子唐人四部之書四部創於荀勗體例與後代乃四部不同故云始於唐人也乃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為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譚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為部於是儀注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絕尚書史評分途諸子史評皆諸子之遺入史部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為官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集體雖曰繁蹟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

越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尙撮其大旨略

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

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

所自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以爲後學

辨途之津逮則卮言無所附麗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幾言有物

而行有恆將由七略專家而窺六典遺則乎家法旣專其無根駁

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洽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

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

純識古人之大體而遽欲部次羣言辨章流別將有希幾於一言

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聞七略也

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備於班固而實仿於司馬遷司馬遷未

著成法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則言著錄之精微亦在乎熟究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九

劉氏之業而已矣究劉氏之業將由班固之書人知之究劉氏之

業當參以司馬遷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條辨

學術同異推究利病本其家學司馬談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以爲六家尙已紀首推

本尙書五帝本紀贊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傳首推本詩書所闕至於

虞夏之文伯夷列傳皆著錄淵源所自啟也其於六藝而後周秦諸子

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管晏屈原虞卿呂不韋諸傳論次著述約

其歸趣詳略其辭韻頡頏其品抑揚咏嘆義不拘墟在人卽爲列傳

在書卽爲敘錄古人命意標篇俗學何可繩尺限也劉氏之業其

部次之法本乎官禮至若敘錄之文則於太史列傳微得其裁蓋

條別源流治百家之紛紛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

目篇第甲乙雖按部就班秩然不亂實通官聯事交濟爲功如管

子列於道家而敘小學流別取其弟子職篇附諸爾雅之後則知

一家之書其言可採例得別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在道家藉

子蒯通縱橫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冠

冕孫吳諸家則知道德兵謀凡宗旨有所統會例得互見也夫篇

次可以別出則學術源流無闕間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

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之患也學術之源流無闕間不全分綱別

紀無兩歧牽掣則周官六卿聯事之意存而太史列傳互詳之旨

見如貨殖敘子貢不涉弟子列傳王吉別有專傳治書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

班固刪輯略而劉氏之緒論不傳輯略乃總論省部目而劉氏之

要法不著班省劉氏之重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所以辨章百

家通於大道莊子天下篇而徒視爲甲乙紀數之所需無惑乎學

無專門書無世守轉不若巫祝符籙醫士秘方猶有師傳不失之

道也鄭樵校讐之略力糾崇文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譏焉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當追官禮徒斤斤焉糾其某書當甲而悞
乙某書宜丙而訛丁夫部次錯亂雖由家法失傳然儒雜二家之
易混職官故事之多歧其書本在兩可之間初非著錄之悞如使
劉氏別出互見之法不明於後世雖使太史復生揚雄再見其於
部次之法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鄭氏能譏班志附類之失當而
不能糾其併省之不當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觀後
人之著錄有別出小爾雅以歸論語者本孔叢子中篇名隋有別
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者本大戴禮篇名文獻是豈足以知古人別
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書附類而失其依據者爾嘉瑞記既入
五行又互見於雜傳隋書經籍志西京雜記既入故事又互見於地理
唐書藝文志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錄重復而
至於訛錯者爾夫求學支離至附類失據重複錯訛可謂極矣究

其所以政悞之由則理本有以致疑勢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所以互見者析其精微其中茫無定識弊固至乎此也然校讐之家苟未能深於學術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別出斷部而互見將破碎紛擾無復規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讐師法不可不傳而著錄專家不可不立也州縣志乘藝文之篇不可不熟議也古者行人采書太史掌典文章載籍皆聚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無墳籍也後世人自爲書家別其說縱遇右文之代購典之期其能入於秘府領在史官者十無七八其勢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無專守則同文之治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州縣志乘得而部次著爲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備翰軒之採風待秘書之論定其有奇袞不衷之說亦得就其聞見校讐是正庶幾文章典籍有其統宗而學術人心得所規範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也昔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士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常時郡國傳習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文字點畫小學之功猶有四方傳習之異况紀載傳聞私書別錄學校不傳其講習志乘不治其部次則文章散著疑似兩淆後世何所依據而爲之考定耶鄭樵論求書之法以謂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則方州部錄藝文固將爲因地因人之要剛也前代搜訪圖書不懸重賞則奇書秘策不能會萃苟懸重賞則僞造古逸妄希詭合三墳之易古文之書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下正家藏之目上借中秘之徵則天下文字皆著籍錄雖欲私錮而不得雖欲僞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猶稽版籍水土所產猶列職方况乎典籍文章爲學術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緒之所流傳不於州縣志書爲之部次條別治其要剛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

和州志政畧序例

夫州縣志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尚矣列國諸侯開國承家體崇勢異史策編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縣長吏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地非久居官不世祿其有甘棠留蔭循蹟可風編次列傳班於文學政事之間亦其宜也往牒所載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為丹陽尹傳見隋志凡十卷孫仲所為賢牧傳見唐志十五卷則專門編錄率由舊章馬班循吏之篇要為不易者矣至於州縣全志區分品地乃用名宦為綱與鄉賢列女仙釋流寓諸條均分門類是乃摘比之類書詞人之雜纂雖略倣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所附名目實免園摺據詞藻之先資欲擬春秋家學外史掌故人編列傳事具首尾苟使官民同錄體例無殊未免德操詣龐公之家一室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難分竇主者矣竊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陽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為能興利革弊其人雖去遺愛在民職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惠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先鄉評未協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為一時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治績為重其餘行業為輕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區分條編類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別標題名為政畧不亦宜乎夫畧者綱紀之鴻裁編摩之偉號黃石淮南之屬抗其題黃石公三畧淮南子要畧張溫魚豢之徒分其紀張溫三史畧蓋有取乎謨畧之遺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鄭樵通志二十畧以之次比政事編著功猷足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揆諸記載體例允符非謂如裴子野之刪宋畧但取節文為義者也

志曰傳志之文古無定體左氏所引軍志周志諸文卽傳也孟子所對湯武苑囿之間皆曰於傳有之卽志也六藝爲經則論語禮記之文謂之傳卦爻爲經則象象文言謂之傳自左氏春秋依經起義兼史爲裁而司馬遷七十列傳畧參其例固以十二本紀竊比春秋者矣夫其人別爲篇類從相次按諸左氏稍覺方嚴而別識心裁畧規諸子揆其命名之初諸傳之依春秋不過如諸記之因經禮因名定體非有深文卽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合傳談天鄒衍綴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徵類品藻無方咏嘆激昂抑亦呂氏六論之遺也呂氏十二紀似本紀所宗八覽似八書所宗六論似列傳所宗班史一卷之中人分首尾傳名既定規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屬王貢之附庸也王吉韋賢諸人儒林之別族也附庸如顧夷之寄魯署目無聞別族如田陳之居齊重開標額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辨俗則東方不諱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諧言蓋卓識鴻裁猶未可量以一轍矣范氏東漢之作則題目繁碎有類米鹽傳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標子注於是列傳之體如注告身首徵祖系末綴孫曾循次編年惟恐失墜求如陳壽之述蜀志旁採季漢輔臣沈約之傳靈運通論六朝文史者不爲繩墨拘牽微存作者之意蹇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師般不作規矩猶存比緝成編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爲第以著述多門通材達識不當坐是爲詹詹爾至於正史之外雜記之書若高祖孝文論述策詔皆稱爲傳漢藝文志有高祖傳十篇孝文傳十一篇則故事之祖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小說之屬也劉向列女傳嵇康高士傳專門之紀也王肅家傳王裒世傳一家之書也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志則自東京以往訖於六朝而還若陳留耆舊傳會稽先賢傳之類其不爲傳名者若襄陽耆舊記豫章志後撰之

類載筆繁委不可勝數網羅放失綴輯前聞譬彼叢流趨壑細大
不捐五金在冶利鈍並鑄者矣可馬遷曰百家言不雅馴摛紳先
生難言之又曰不離古文者近是又曰擇其言尤雅者載籍極博
折衷六藝詩書雖闕虞夏可知然則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
幽折衷至當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爲割地之趨哉夫合甘辛
而致味通纂組以成文低昂時代衡鑿土風論世之學也同時比
德附出均編類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諷而實惜予奪之
權也或反證若比或遙引如興一事互爲詳畧異撰忽爾同編品
節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聚公私之記載參百家之短長不
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爲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觀者興起而遽
欲刊垂不朽耶且國史徵於外志外志徵於家牒所徵者博然後
可以備約取也今之外志紀傳無分名實多爽旣以人物列女標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爲專門又以文苑鄉賢區爲定品裁節史傳刪畧事實逐條附注
有似類書摘比之規非復古人傳記之學擬於國別爲書邱分作
志不亦難乎其甲科仕宦或詳選舉之條誌狀碑銘列入藝文
之內一人之事複見疊出或注傳詳某卷或注事見某條此殆有
類本草注藥根實異部分收韻書通音平仄互標爲用者矣文非
雅馴學者難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標列傳旁推互證勒爲專家上
神古史遺文下備後人採錄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謂不然請俟
來哲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網羅散
失綽繹簡編所見所聞時得疑似非貴闕然不講也夫郭公夏五
原無深文未耜網畧亦存論說而春秋仍列故題尙書斷自堯典

疑者闕而弗竟闕者存而弗刪斯其慎也司馬遷曰書闕有間其
軼時時見於他說夫疑似之蹟未必無他說可叅而舊簡以古文
爲宗百家以雅馴是擇心知其意所以慨然於好學深思之士也
班固東方朔傳以謂奇言怪語附著者多遂詳錄其諧隱射覆瑣
屑之談以見朔實止此是史氏釋疑之家法也陳壽蜀志以諸葛
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錄楊戲季漢名臣之讚略存姓氏以
致其意是史牒闕文之舊章也壽別撰益部者舊傳十卷是壽未
嘗略蜀也益部者舊傳不入蜀志
或以譏壽非也體例各有當也自史學失傳中才史官不得闕文之義喜繁辭者
或雜奇袤之說好簡潔者或刪經要之言晉書喜採小說
唐書每刪章奏多聞之
旨不遵慎言之訓悞解若以形涉傳疑事通附會含毫莫斷故牒
難徵謂當削去篇章方合闕文之說是乃所謂疑者滅之而已更
復何闕之有鄭樵著校讐略以謂館閣徵書舊有闕書之目凡考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浙江書局編刻

文者必當錄其部次購訪天下其論可謂精矣竊謂典籍如此人
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論次之餘或有人著而事不詳若傳歧而
論不一者與夫顯列名品未徵事實清標夷齊而失載西山之薇
學者顏曾而不傳東國之業一隅三反其類實繁或由載筆悞刪
或是虛聲泛採難憑臆斷當付傳疑列傳將竟別裁闕訪之篇以
副慎言之訓後之觀者得以考求使若陳壽之季漢名臣見常璩
之華陽士女華陽國志有序錄士女志
止列姓名云其事未詳不亦善乎至於州縣之志

體宜比史加詳而向來撰志條規人物限於尺幅摘比事實附注
略節與方物土產區門分類約畧相同至其所注事實率似計薦
考語案牘文駢偶其詞斷而不敘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愷悌吏
稱廉能清慎忠信仁良學盡漢儒貞皆姜女千篇一律葭葦茫然

又何觀乎今用史氏通裁特標列傳務取有文可誦據實堪書前

志所遺搜訪略盡他若標名略注事實難徵世遠年湮不可尋訪存之則無類可歸削之則潛德弗曜凡若此者悉編爲闕訪列傳以俟後來者之別擇云爾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風教有異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言墳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辭文旨遠存乎其人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爲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國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筆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較也竊意南董左史之流當時必有師法授受第以專門之業事遠失傳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馬遷網羅散失采獲舊聞撰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爲百三十篇以紹春秋之業其於衰周戰國所爲春秋家言如晏

嬰虞卿呂不韋之徒

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皆有比事屬辭之體卽當時春秋家言各有派別不盡春

王正月

一體也皆敘錄其著述之大凡緝比論次所以明己之博采諸家

折衷六藝淵源流別不得不詳所自也

司馬遷自序紹春秋之業蓋溯其派別有自非僭妄

之司馬氏歿班固氏作論次西京史事全錄太史自序推其義例

殆與相如揚雄列傳同科范蔚宗後漢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

舊法繩度不踰雖無獨斷之才猶有餘年告朔禮廢文成者也及

宋書之傳范蔚宗晉書之傳陳壽或雜次文人之列或猥編同時

之人而於史學淵源作述家法不復致意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

也至於唐修晉隋二書惟資眾力人才旣散共事之人不可盡知

或附著他人傳末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不復別有記載乃

漢春秋家學塞絕梯航史氏師傳茫如河漢譬彼收族無人家牒

自亂繼流毆散梵刹坐荒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夫馬班著史等於伏孔傳經大義微言心傳口授或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閣受業於其女弟豈若後代紀傳義盡於簡篇文同於胥史拘牽凡例一覽無遺者耶然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爲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淵源於不替者也儒林傳體以經爲綱以人爲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後漢書以下失其傳矣後代史官之傳苟能熟究古人師法畧倣經師傳例標史爲綱因以作述流別互相經緯試以馬班而論其先藉之資世本國策之於遷史揚雄劉歆之於漢書是也後衍其傳如楊惲之布遷史馬融之受漢書是也別治疏注如遷史之徐廣裴駙漢書之服虔應劭是也凡若此者並可依類爲編申明家學以書爲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後漢之史劉珍袁宏之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作華嶠謝承司馬彪之書皆與范氏並列賅存晉氏之史自王隱虞預何法盛干寶陸機謝靈運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後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羣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斲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徵不信者也他若聚眾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滙可辨末流之弊猶恃隄防而唐宋諸家訖無專錄遂使經生帖括詞賦雕蟲並得啣啾班馬之堂攘臂汗青之業者矣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晉摯虞創爲文章志敘文士之生平論辭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傳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記傳代有綴筆而文苑入史亦遂奉爲成規至於史學流別討論經闕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

矣世之易言文而憚言史也夫遷固之書不立文苑非無文也老莊申韓管晏孟荀相如揚雄枚乘鄒陽所爲列傳皆於著述之業未嘗不三致意焉不標文苑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文苑而有傳

蓋由學無專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載筆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將自命其史爲何如也文

章志傳摯虞而後沈約傅亮張鷟諸人紛紛撰錄傅亮續文章志沈約宋世文章志張鷟指亦不勝屈矣然而史臣采摭存其大凡著錄諸書今皆

亡失則史氏原委編摩故蹟當其撰輯成書之際公賸私楮未必全無徵考也乃前史不列專題後學不知宗要則雖有蹤蹟要亦

亡失無存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而家世其業者乃轉不如文采辭章猶得與於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之列也常書凡三卷唐李肇

著經史釋題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其書編於目錄部類則未通乎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記傳之宏裁也趙宋孔平仲嘗著良史事蹟其書今亦不傳而著錄僅有一卷則亦猥陋不足觀采也夫史臣創例各有所因列女

本於劉向孝義本於蕭廣濟晉人傳忠義本於梁元帝忠臣傳三十卷隱逸本於皇甫謐逸士傳高士傳皆前史通裁因時制義者也馬班儒林之

傳本於博士所業惜未取史官之掌勒爲專書後人學識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無能爲役也漢儒傳經師法亡矣後史儒林之

篇不能踵其條貫源流之法然未嘗不取當代師儒就其所業以志一代之學則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官之事縱或不能協

其義例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論次爲傳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經而文苑談藝史官之業介乎其間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或以藝文部次登其卷帙敘錄後語畧標作者之旨以謂史部要旨已見大凡則不知經師傳注文士辭章藝

文未嘗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詳考生平別爲品藻參觀互證胡可忽諸其或事蹟繁多別標特傳不能合爲一篇則於史官篇內亦當存錄姓名更注別自有傳董仲舒王吉韋賢之例自有舊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詩韋賢治魯詩並見儒林而別有專傳兩無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禮樂之論乃非十二子書莊周恣荒唐之言猶敘禽墨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論著條析分明祖述淵源折衷至當雖欲有功前人嘉惠來學譬則御步求前未有得其至焉者也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州縣志書論次前人撰述特編列傳蓋創例也舉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經世史氏家法燦然大明於天下則外志旣治書有統會而國史要刪可以抵掌言也雖然有難敘者三有不可不敘者三載筆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論也何謂難敘者三一曰書無家法文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三

不足觀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傳特言乎馬班專門之業不能復耳若其紀表成規志傳舊例歷久不渝等於科舉程式功令條例雖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繩墨粗就隱括故書雖優劣不齊短長互見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外志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注記如簿冊質言似胥吏文語若尺牘觀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學之士鄙棄不觀新編告成舊志遽沒比如寒暑之易冠衣傳舍之留過客欲求存錄不亦難乎二曰纂修諸家行業不詳難於立傳也史館徵儒類皆文學之士通籍朝紳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見藝文行業或詳列傳參伍考求猶易集也州縣志書不過一時遊宦之士偶爾過從啓局殺青不逾歲月討論商榷不出州閭其人或有潛德莫徵懿修未顯所遊不知其常所習不知其業等於萍蹤之聚鴻爪之留卽欲效文苑之聯編

徵儒林之列傳何可得耶三曰題序蕪濫體要久亡難徵錄例也馬班之傳皆錄自序蓋其生平行業與夫筆削大凡自序已明據本直書編入列傳讀者苟能自得則於其書思過半矣原敘錄之所作雖本易繫詩篇而史氏要刪實自校讐諸家特重其體劉向所謂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上之文類皆明白峻潔於其書與人確然並有發明簡首題辭有裨後學職是故也後代文無體要職非校勘皆能率爾操觚凡有簡編輒題弁語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驟讀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稱何事而文人積習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縣修志尤以多序爲榮隸艸誇書風雲競體棠陰花滿先爲循吏頌辭水激山峩又作人文通贊千書一律觀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尙得採其舊志序言錄其前書凡例作列傳之取材爲一書之條貫耶凡此三者所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四

爲難敘者又何謂不可不敘者二一曰前志不當後志改之宜存互證也天下耳目無窮一人聰明有限禹貢岷山之文尙矣得緬志而江源詳於金沙鄭元婆尊之說古矣得王肅而鑄金鑿其犧背窮經之業後或勝前豈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後人裁定新編未必遽存故錄苟前志失敘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識辨裁之至當是則論次前錄非特爲舊志存其姓氏亦可爲新志明其別裁耳二曰前志有徵後志悞改當備采擇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爲文亦復稱是史家積習喜改舊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陰帶劍不辨何人太史公韓信傳云淮陰少年辱信云若雖長大中情怯耳班固刪去若字文義便屬太尉攜頭誰當假借前人議新唐書段秀實傳云柳宗元狀稱大尉來矣是不存當日原文則三更其手非特亥豕傳訛將恐蠹魚誰之頭耶

易體矣三曰志當遞續不當迭改宜衷凡例也遷書採世本國策

集尚書世紀南北史集沈蕭姚李八家之書未聞新編告成遽將舊書覆瓿也區區州縣志乘既無別識心裁便當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務欲炫長未窺龍門之藩先習狙公之術移三易四輾轉相因所謂自擾也夫三十年爲一世可以補輯遺文蒐羅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遺待後賢使甲編乙錄新新相承畧如班之續馬范之繼班不亦善乎藉使前書義例未全凡目有闕後人創起欲補逸文亦當如馬無地理班志直湖夏書梁陳無志隋書上通五代梁陳北齊後周隋五代例由義制何在不然乃竟粗更凡目全錄舊文得魚忘筌有同剽竊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調改而更張今茲創定一書不能拘於遞續之例或以矛盾我則不辭後有來者或當鑒其衷曲耳歷敘前志存其規模亦見創例新編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謂不得不敘者也

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四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旣訖因採州中著述有

裨文獻若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輯爲奏議二卷徵述三卷論著

一卷詩賦二卷合爲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旣條其別因述所以采

輯之故爲之敘錄敘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衷合

爲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旣非一律而其

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至於史部所徵漢代猶爲近古雖

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爲列傳原史臣之意雖以

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齊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

不盡如後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徵行蹟也但西京風氣簡質而遷

固亦自爲一家之書故得用其義例後世文字如濫觴之流爲江

河不與分部別收則紀載充棟將不可紀極矣唐劉知幾嘗思史

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做表志專門之例別爲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爲善矣然紀傳旣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夫史氏之書義例甚廣詩書之體有異春秋若國語十二國風十五所謂典訓風謠各有攸當是以太師陳詩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自孔道文苑蕭統文選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鑑皆括代選文廣搜眾體然其命意發凡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經生帖括之風其於史事未甚親切也至於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覺其非故其按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旣明言之矣然條別未分其於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古人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節及其所著書名似宜存李善文選註例稍爲疏證至於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而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議

外篇一

聖

終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終未免使人難爲懷矣凡若此者並是論文有餘證史不足後來攻史諸家不可不熟議者也至若方州選文國語國風之說遠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編皆能畫界論文略寓微獻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編次藝文不明諸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全做選文之例列於書志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是用修志餘暇採摭諸體草創規制約略以類相從爲敘錄其流別庶幾踵斯事者得以增華云爾

奏議第一

文徵首奏議猶志首編紀也自蕭統選文以賦爲一書冠冕論時則班固後於屈原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此其義例豈復可爲典要而後代選文之家奉爲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議冠

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議擬之於紀而文移擬之政畧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記傳序述誌狀碑銘諸體也其文與列傳圖書互爲詳略蓋史學散而書不專家文人別集之中應酬存錄之作亦往往有記傳諸體可裨史事者蕭統選文之時尙未有此也後代文集中兼史體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則徵述之文要爲不易者矣

論著第三

論著者諸子遺風所以託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劉勰謂論之命名始於論語其言當矣晁氏讀書志援論道經邦出於尙書因詆劉氏之疎畧夫周官篇出僞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諸子風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若書牘題章氏遺書

卷六

文史通義

外篇一

四三

跋之類則又因事立言亦論著之派別也

詩賦第四

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於州縣文徵爲近甘泉上林班固錄於列傳行之當世可也後代文繁固當別爲專書惟詩賦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辭采不得古者國史序詩之意而蚩蚩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茲取前人賦咏依次編列以存風雅之遺同時之人概從附錄以俟後來者之別擇焉

